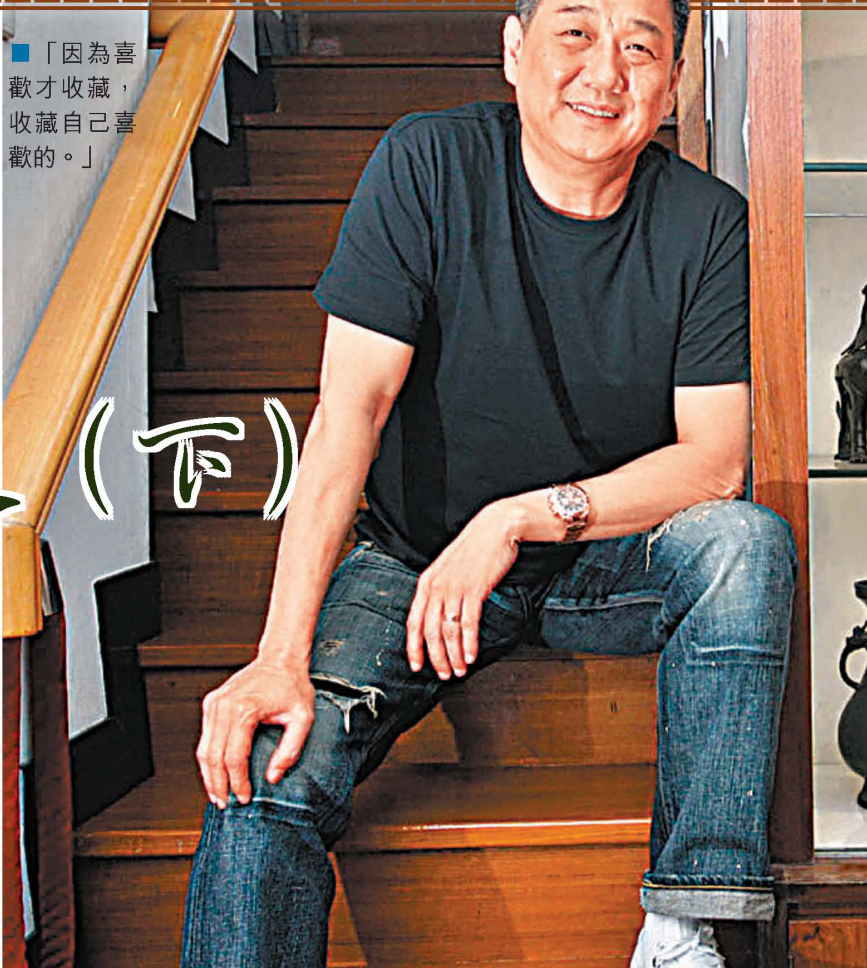


藏事有道 (下)

翟健民

「因為喜歡才收藏，收藏自己喜歡的。」



翟健民強調，一定要收藏有國際共識的藏品。

新，好像永遠可以匯聚人們的眼球，所以無論文化出版界還是娛樂圈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不斷挖掘包裝、推出新人，如今，連收藏界亦已開始不再唯古獨尊，收藏求古？彷彿已成「古」。

近幾年的拍市環境冷清，可是現代瓷器卻搖曳生姿逆勢上行，就拿日益繁榮的內地市場來說，2011年北京保利「現當代陶瓷」專場斬獲8967萬元人民幣，中國嘉德「近現代陶瓷」專場總成交額達至6194萬元，與2008年首設專場拍賣的1000萬元的總成交額相比，短短3年就翻了5倍多。2010年，張茂松的「三顧茅廬」以1300萬元把現代陶瓷拉進了千萬元時代，翌年，一套《青花靈禽春夏秋冬四條屏》以2700萬元落槌，刷新了景德鎮近當代陶瓷的成交紀錄。「瘋狂的現代瓷」不僅在拍市中一路高歌，在一級市場上也是可圈可點，目前一眾瓷器名手的造作，幾乎達到了持幣待購的程度。

收藏界的金科玉律「不怕買的貴，就怕買不對」，以投資為目的的收藏，皆是以今日之眼光，賭未來之價值輸贏，而如今興艾的「精品現玩」，問問微博粉絲過萬的瓷器專家翟健民，這樣到底「對不對」？

文：記者 張夢薇 攝：記者 劉國權



價值億元的青花瓷器。

板塊升溫屬正常現象

古今中外大藏家幾乎沒有不藏瓷的，翟健民說日本和香港藝術市場差別很大，香港收藏始於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起步，而日本百年之前就已開始，「他們的基礎打得非常的好，人家百年前就已經開始訂燒中國瓷器。」他說日本藏家鍾情於老窯和明代的瓷器，而香港藏家則是以收藏明清瓷器為主。

以前的收藏圈裡有些人看不上宮廷造辦處的東西，師傅們也並不是很看重那些有御題的作品。而近幾年來，內地藝術市場逐漸活躍，海外器物屢現市場，宮廷藝術品備受關注。然而彼時的藏家認識簡單，凡宮廷漂亮的，無論白玉、器具抑或是竹木象牙雕等文房用具，擇美者直接切入；老一代的收藏理念，則是先從嘉道、民窯入手，然後才是一般的官窯器，有層次有線條的收藏。

對於目前這種某類板塊的器物突然升溫的現象，翟健民認為並非詭病，而是市場自身生長發展的結構性現象。「其實都是以前不集中，現在集中了。」這種集中，其實也是此一時期收藏群體品味特質的顯像。「比如乾嘉編排的《石渠寶笈》著錄書畫作品，之前大家都不是很留意的，而最近6、7年藏家突

然增加對這類書畫作品的品趣和認知程度，成為一種風尚，也是對的，以往這一類別作品比較疏忽。」

而他給出的另一種理性層面的解讀則是，過去市場清淡，流通器物比較多，故藏家的選擇面也很寬廣，「很多好的東西都可以在市場上見到，但是現在看看，愈來愈少了，好的東西一旦被人收入囊中，短期之內便很難再出來，所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麼幾件。」

收藏要收「國際語言」

若果說某個板塊的突然升溫是市場理性反映的話，那麼「今勝於古」、「孫子貴過爺爺」、「黎元洪比康熙還值錢」，這種藏界現象在翟健民眼中則是一場市場弔詭。

所謂近現代瓷器，一般指的是民國時期和1949年之後生產的瓷器作品，現當代瓷器具有地域性顯著特徵，「往往一眾瓷器是被一個地域圈子的藏家炒熱的。」例如景德鎮就是以當地為中心，輻射上海、廈門、浙江等地，廣東本地人眾多追捧台灣窯的作品，這些作品則多以歷史故事為題材刻畫傳統人物，重民俗，市場覆蓋廣東、福建、東南亞等地，還有德化、龍泉地域性特徵亦是十分強烈。翟健民解釋說「好像

浙江的紫砂，主要是浙江的這些人在追捧，如果放到東三省，就沒了氣數，價格後面抹掉一個零，也還是沒有人要。」

翟健民一直在強調收藏器物，無論是何門類，一定要收藏「國際語言」，而不是「地方方言」，有國際共識的藏品才具有一個精準的統一衡量標準，才能在市場中走得更快。

現當代瓷器溢價空間大

當今藏界，尤其是藏家尚未成熟的內地市場，老器少，贗品多，以投資為目的的藏家往往文化理論底蘊和鑑定修養



明嘉靖五彩彩魚藻紋罐 六字楷書款。2012佳士得春拍HK\$7,820,000成交價。

造詣與收藏行為不能配套，故對古器十分畏懼，轉而收藏現當代聖手造作，以為可保值，而現當代瓷器市場處於價值窪地，將來勢必會帶來很大的溢價空間。如果一位現當代瓷器大家一生作品有12件，其中4件收歸一藏家手中，那麼他手中就持有了大家三分之一的藝術生命，掘地深埋12年，之後刨出上市，這種邏輯並非是將器物用來審美而是在做期貨。

然而繁複邏輯背後的最簡單的問題就是：如何判定今日之名器，即會成為明天的千金重物？藝術的判斷是主觀性最強的，但歷史時間的積澱卻是美的衡量最客觀的標準。翟健民給出的理性市場邏輯則是，所有的古老重器，都有歷史的證據，「比如一件東西70年代的時候賣多少錢，到80年代、90年代它的價格又是怎樣的，有時間記錄的藏品有跡可尋的價格是最好的擔保，無論行情如何不好，經濟環境如何變化，你都能看到它的底盤在什麼位置，不管怎麼跌，也跌不破這面玻璃，現當代瓷器就不同了，沒有時間的佐證，誰也不敢說會不會有一天跌到沒有人接盤。」

況且如今藏事紛擾，內地收藏市場混亂，諸多天價皆是假人之手操縱，炒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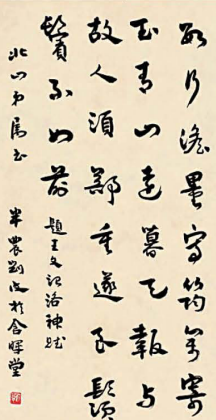
風氣只能使境外藏家「霧裡看花，水中望月，無籍可考」。一些西方大藏，尤倫斯、西克都陸續在「清倉」，中國藝術市場發生的事，也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信發生過的事，今天在發生，明天也會再發生。

如今文化和產業總是捆綁銷售。突然想到去年途經景德鎮，看到許多陶瓷建構的大型「公共藝術」，千年瓷文化瞬間扭曲出一項暴力美學，中國古瓷用雅致的器形、豐饒的釉色凝練往古人的智慧和技藝，當中承載的一花一世界的中庸含蓄的古國意境和祖宗的內斂自持的威嚴，如今卻將中國人的尺度與分寸全部都碎碎裂裂在匠氣的造作之中，成為收藏市場的社會大背景，述說的是，文化逐漸成為政治經濟的工具而其核心正在隨時剝離，在此種文化符號標註的社會圖景中，藏市的燥氣也許只是一個抽象。

訪問最後，突然領悟翟健民的那句「因為喜歡才收藏，收藏自己喜歡的。」因為藏市總是有許，器物得失亦不能盡如人意，只有懂了器物，才識得如何用心看而非用耳聽，得失也就成了自然。養物是為了護心，如果你喜歡瓷器，就應該能看到的瓷的品質、聞到土的味道和火的痕跡。器以載道！

藝訊

「教我如何不想他」民初文人學者墨跡展



「天上飄着些微雲，地上吹着些微風。啊！微風吹動了我的頭髮，教我如何不想他！」1920年劉半農在倫敦寫下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經趙元任譜曲，成為上個世紀30年代的流行歌曲。

7月6日至19日於台北圖書館展覽室舉辦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民初文人學者墨跡展」，展出劉半農、郁達夫、羅家倫、林語堂、熊十力、馮友蘭、朱光潛、周作人、錢玄同、巴金、夏可尊、俞伯平約60件書法信札，再次唱起「教我如何不想他！」

展中易君左寫贈鮑南詩人壬子春聯吟大會「詩人何所重，第一是心聲」，雖為寫贈之作，卻道盡文人之心性；郁達夫「卻望雲仙似蔣山，澄波如夢有明灣。逢人怕問前程驛，一水東航是馬關」選自旅途中自寫詩作《丙子冬日車過有明灣頭之作》，筆墨輕轉中蘊藏了文人離鄉淒苦之感。

文人手跡，雖非書家之字，筆墨風韻情懷，亦足可觀，除卻此展，主辦方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將於下半年度，假台北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一氣舉辦三檔民國書跡展覽，精彩可期。

劉半農《行書七言詩》水墨紙本

蔣介石「青天白日勳章」首現拍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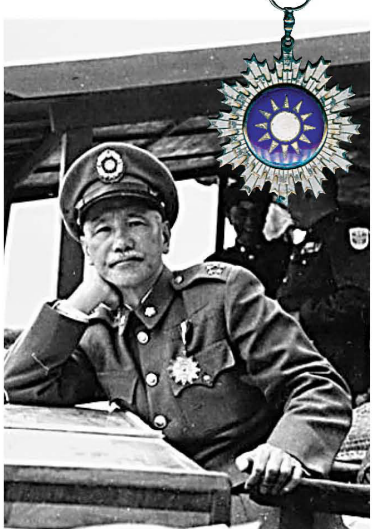
拍賣公司斯賓克（Spink）8月24日在香港舉行的拍賣會上，蔣介石生前佩戴的那枚「青天白日勳章」，將首現拍市。不過，台當局表示，香港所拍賣的勳章可能是贗品。

依台灣地區「陸海空軍勳賞條例」規定，「青天白日勳章」屬軍職勳章第二等級，1912年至今有209人獲頒此勳章，首位獲勳者為張學良，蔣介石完成北伐統一中國後，是第7位獲勳者。根據資深收藏家祝康明《青天白日勳章》一書所述，「青天白日勳章」於1929年設置，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青天白日章與寶鼎章》條例，青天白日章成為其軍中最高勳章。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將一枚「青天白日勳章」，呈送予時任主席的蔣介石。

「中原大捷」獲頒「青天白日勳章」的抗日名將黃百韜，其子黃效先在1957年因結伙搶劫被判死刑。據傳黃母曾拿「青天白日勳章」向蔣介石請命，使黃效先從死刑改判無期徒刑，「青天白日勳章」也因此被稱為「免死金牌」。

斯賓克表示，即將拍賣的就是這枚勳章。據書中記載，這是蔣介石最早佩戴的勳章，也是他最愛之勳章。斯賓克不肯透露收藏者背景，僅說是十幾年前在古董行買到的。一般的青天白日勳章，背面有篆體書寫的「青天白日勳章」，配以號碼及廠別。僅此枚勳章背面刻有「特壹」兩字，卻無廠別。

這枚散發着征戰與歷史幽微光的勳章，拍賣行目前給出的估價為300萬至500萬港元。



「青天白日勳章」是蔣介石最喜愛之勳章。斯賓克拍賣公司提供

萬象靈犀

小沙彌遭遇大美女

文：張夢薇

師傅叮囑山寺中的小沙彌「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談食人肉，切不可亂看」，一日，小沙彌下山，返回之時，師父問「有甚好看？」撓了撓頭的小沙彌答曰：「還是老虎最好看！」

禪宗故事，總是有趣，聽者或一笑置之，而小沙彌卻心無旁騖，不懼師責，直說初心，拙言之中別具一番趣味。

7月—8月，小沙彌和大美女再次相聚台北市藝文中心的「當小沙彌遇上大美女——李蕭銀禪畫展」，展出集李蕭銀禪畫《蓮水搬柴》系列與篆刻「佛教經典」以及「對花無語」百美圖百幅系列作品。李氏百餘方美人圖篆刻，為首次公開展覽，百位美女《胭脂薄拂》、《羅衣春淺》、《起舞回雲》或古典婉轉，或明麗高貴妍媚冶豔，回眸百媚姿態各異。

賞畫悟禪 清靜本心

一改常見的禪畫和經文圖像解釋，李蕭銀不以菩薩、佛陀為創作題材，畫作中主角統統是稚真的小沙彌，用吃飯、睡覺、灑掃讀書、賞荷品茗這樣貼近現代生活情境的世間尋常事，將觀者拽進禪境之中。畫作構圖以簡化繁、虛實相生，畫中人物從6歲到60歲的臉上都洋溢着輕鬆自在。畫雖疏淡，卻一派天然，一方生機。說天然，說生機是在此有禪機直照的一霎，李蕭銀以禪語為題，卻不強作人解，而是以最天然的姿態引出語句背後的會心。當你隨着他的筆觸看花、看茶、看山水，只感「親切」兩字。而事實上，在你不知不覺中，畫者已



李蕭銀

經悄悄的在行、住、坐、臥中推你入三昧地，將禪宗旨要融入精準的筆觸，描寫着小沙彌/觀者/終生之相與清靜本心。

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潘喬教授說「不論是小沙彌還是大美女，都是出於一心所造，但我們從出世的小沙彌轉到塵俗的大美女，突然驚覺，出世入世皆在一念之轉，樸實華麗也盡來自眾生塵俗之一念。」此言正正說中畫者創作初感，在李蕭銀看來，每個人其實都是小沙彌，因為小沙彌就是本心。

他以梁寒操所書「斯世於心亂象多，人心多已失中和」為喻，而美人就似世間亂象處世還需持中和之心，當面對諸多紛擾的外象，安頓自己的本心，自然不生虛妄而能看到清靜面目。希冀此展「帶來更多清涼」。

而對於創作本身，李蕭銀有着別樣的體悟，「所謂創作，即是心的產物，當心的品質被提升到一定的境地時，創作內容必有可觀。」對於他來說，一切的舉手投足都成為一種享受，一切行止坐臥也是一種創作，生活的所有皆是發於自在本心，難怪他會問「如果畫畫被稱為是一種創作，那麼吃飯、睡覺又何嘗不是？在職業欄裡，畫畫是我的專業，那麼在生命欄裡呢？」箇中禪味，自在不言。



方寸之間納須彌